

第十章

中国和东亚贸易： 脱钩谬误、危机和政策挑战

Prema-chandra Athukorala Archanun Kohpaiboon

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前 10 年，“脱钩”理论——这一观念认为东亚地区已经成为一个自足的经济体，有可能维持一种独立于传统工业化市场经济体发展模式的自身的经济增长状态——在亚洲政策圈一直是一个很流行的话题。^① 这一理论的实证基础来自基于现有贸易数据所做的贸易模式的研究。研究表明，自 1980 年代末以来，东亚地区的国家间贸易（区域内贸易）连续增长——作为世界出口发动机的中国为这一过程提供了新的推动力。在国际生产链断裂和相关的网络贸易以东亚为重心快速扩张的背景下，一些研究对这一推断提出了质疑（Roach, 2009：第一章；Bergsten 等，2006；Athukorala, 2005；Garnaut, 2003）。然而，脱钩理论继续主导着政策，大概是因为它很好地适用于了当今东亚的增长繁荣。

全球金融危机已经显示出脱钩理论的脆弱性，因为主要的亚洲国家，包括中国，都经历了急剧的贸易萎缩。因此，发生在东亚的政策辩论已经发生了一个“U”形转弯，从满足于脱钩理论转向对东亚经济增长重新回到平衡的要求，其看法是降低东亚经济增长对变化无常的全球商业周期的敏感性（ADB, 2010；IMF, 2010）。

① 参见 Urata (2006)、Yoshitomi (2007) 以及 Park 和 Shin (2009) 以及所引用文献。所有这些作者都关注“贸易脱钩”，他们不认为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中国和印度这样庞大的亚洲经济体，仍然可以通过其国内消费的扩张继续其强劲经济增长。本章仅关注对“贸易脱钩”的争论。

脱钩理论是如何出错了呢？难道是因为该理论未能体现全球生产共享这一现实，支撑脱钩理论的贸易一体化理论难道仅仅是简单的统计游戏？东亚经济体在后全球金融危机时代所面临的政策挑战是什么？明确偏离危机前那种支持外向型发展策略的政策的新一体化政策反应是否存在空间？本章的目的是对这些问题进行考察，同时，以危机前贸易模式的系统分析为背景，通过对中国和其他亚洲经济体在危机之后的出口状况的比较分析，将这些问题联系起来。

脱钩理论是以传统的横向专业化概念为基础的，据此，国际贸易只是那些从开始到完成都是在一个国家内生产的商品之间的交换。它忽略了对全球生产共享^①——生产过程被分解为相互分离的阶段，每一个国家在生产序列的特定阶段进行专业化生产——的连续过程的贸易流分析的含义，同时也忽略了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在完整的全球生产网络中所扮演的日益重要的角色。在基于生产共享的贸易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基于横向专业化的贸易流分析可能会在本质和程度上导致对国家间贸易一体化的错误分析。

第一，在全球生产共享的情况下，贸易数据是重复计算的，因为中间品在具体化为最终产品之前会经过许多国际边界。因此，记录的贸易总量可能是最终品价值的许多倍。第二，更重要的是，即使控制了贸易量的重复计算，使用报告数据计算的贸易份额也可能导致对于“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对于一个给定国家的经济增长动态的相对重要性的错误推断。这是因为，“分割贸易”和相关最终品贸易（“最终贸易”）是不可能遵循相同模式的。第三，在网络相关的贸易迅速增长的状况下，通过加总进口和出口估计出来的区域内贸易比率可能掩盖了进口和出口区域贸易的显著的非对称性。

在上述情况下，要想对贸易模式进行有意义的分析，就需要在报告的贸易数据中对产品零部件（以下称“组件”）和最终（组装的）产品进行系统分离。我们通过对贸易数据进行仔细分解做了这样的分析，其中贸易数据的分解是基于从联合国贸易数据报告系统获取的国际贸易分类标准第三次修订版（SITC, Rev. 3）^②。

① 在最近的文献中，许多替代性的说法被用于描述这一现象。包括“国际生产分割”，“纵向一体化”，“价值链分割”和“外包”。

② 分解步骤和分析中使用的零部件列表的细节请参见 Athukorala (2009c)。

出于本章的研究目的，东亚被定义为包括日本和其他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覆盖了北亚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IEs）（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中国以及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的成员。在东南亚国家联盟国家中，缅甸由于缺乏数据没有被包括在内，文莱、柬埔寨和老挝由于其数据缺口而被作为剩余组。东亚的经历是在更宽泛的全球背景下被考察的，我们特别集中考察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NAFTA）成员国和欧盟的比较经验。

本章第一节考察全球背景下的东亚贸易模式，注意力放在生产共享和基于网络的贸易的本质及发展程度，东亚在这一国际交换新形式中的角色及其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作用。接下来的一节，我们使用最新的可得数据考察全球金融危机对东亚经济体的出口绩效的影响。再下一节论述后危机时代的政策挑战，注意力放在不断涌现的关于再平衡（或者再成形）发展策略的争论。最后一节概述主要的发现并得出一些一般性的推断。

危机前贸易模式

快速的出口增长是东亚在全球经济中崛起的显著特点。东亚国家在世界非石油出口品中的总份额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至 2006 ~ 2007 年间增加了 3 倍——从 11% 增长为 33%。^① 该地区的出口增量占了这一时期全球出口增量的 40% 还多。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主导了这一地区的贸易，其贸易额占该地区进出口总量的比重将近 60%。在过去的 20 年间，这一景象大大改变了，日本在全球贸易中的位置相对下降，而东亚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快速上升。2005 年以来，这些亚洲发展中国家占区域贸易的份额超过了 80%。这一结构转变背后的主导因素是中国份额的上升^②，但是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如中国台湾、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和最近的越南）也都提高了其全球市场份额。

东亚地区快速的出口增长是由这一地区出口结构（从初级产品转向制

① 除非另外说明，本章贸易数量都以当期美元计。跨期对比计算是为了计算关系到所研究时期之间的平均值，从而减轻年与年之间贸易流波动的影响。所有的报告数据，除非另有说明，均整理自联合国 Comtrade 数据库。

② 有关中国作为主要贸易国的崛起和其崛起对这一地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的细节，参见 Athukorala (2009a, 2009b)。

制造业产品）的显著提升所支撑的。截至 2006 ~ 2007 年，制造业出口比例占亚洲总出口的 92%——高于 4 年前的 78%。在制造业内部，机械和运输设备（SITC 7），特别是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和电子产品——在这一结构升级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亚洲在世界机械和运输设备出口中的份额从 1994 ~ 2005 年的 14.5% 上升到了 2006 ~ 2007 年的 42.4%，其中，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一增加份额中的占比超过 4/5。截至 2006 ~ 2007 年，超过 58% 的 ICT 出口来自亚洲，其中，中国就占到了 23%（表 10 - 1）。在电子产品中，中国的全球市场份额在这两个时间段间从 3.1% 上升到了 20.6%。这一切都是由持续的全球生产共享进程和东亚国家进一步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所驱动的。

表 10 - 1 制造业出口品构成（2006 ~ 2007 年）

单位：%

商 品 组	EA	日本	DEA	中国	TW + K	ASEAN	NAFTA	EU15	全球
化工产品 (SITC 5)	0.1	0.1	0.1	0.1	0.1	0.0	0.2	0.2	0.2
资源型产品 (SITC 6 - SITC68)	1.2	1.8	0.9	1.0	1.0	0.7	2.1	2.8	2.0
机械和运输设备 (SITC7)	89.7	87.5	90.3	91.6	84.0	94.7	86.0	87.9	88.1
发电设备 (SITC 71)	1.8	3.8	1.1	1.1	1.1	1.2	9.0	6.6	4.9
专门工业机械 (SITC 72)	2.1	3.5	1.7	1.8	1.1	2.3	2.6	3.5	2.7
金属加工机床 (SITC 73)	0.3	0.6	0.2	0.2	0.3	0.1	0.4	0.7	0.5
一般工业机械 (SITC 74)	1.3	1.7	1.2	1.4	0.9	1.2	2.4	3.5	2.3
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 (ICT)	60.5	33.2	68.9	69.2	59.7	78.3	27.6	22.9	41.1
办公/自动资料处理机器 (SITC 75)	19.6	8.2	23.1	29.0	8.7	27.0	7.2	7.6	12.4
通信和录音设备 (SITC 76)	18.7	9.0	21.7	28.3	16.1	14.9	9.6	7.9	13.1
半导体和半导体设备 (SITC772 + 776)	22.2	16.0	24.2	11.8	34.9	36.4	10.8	7.5	15.7
电器产品 (SITC 77 - 772 - 776)	9.7	8.1	10.2	14.2	6.1	6.4	8.2	8.5	9.3
道路车辆 (SITC 78)	12.7	35.0	5.9	3.2	12.6	4.4	26.5	36.4	23.0
其他运输设备 (SITC 79)	1.3	1.6	1.2	0.7	2.3	0.9	9.3	5.7	4.4
杂项制造业产品 (SITC 8)	9.1	10.6	8.7	7.3	14.9	4.6	11.8	9.1	9.8
专业和科学设备 (SITC 87)	5.5	5.8	5.4	4.0	11.0	2.6	8.2	5.9	6.3
摄影器材 (SITC 88)	2.3	3.6	1.9	2.4	1.2	1.3	1.3	1.8	2.1
总制造业出口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美元:10 亿	1826	428	1398	656	359	348	739	1366	4517

注：括号中为标准国际贸易分类（SITC）代码。EA = 东亚；DEA = 发展中东亚；TW + K = 中国台湾和韩国；ASEAN6 = 6 个主要东盟国家；EU15 = 欧盟 15 个成员国；NAFTA =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国（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

资料来源：整理自联合国 Comtrade 数据库，纽约。

最好的全球生产共享强度指标是产品零部件在总制造业贸易中的份额。^① 考虑全球生产共享的快速增长，产品组件在制造业贸易中的份额在这一地区所有主要国家都急剧上升了（表 10-2）。在 2006~2007 年间，相比较全球平均 27.1% 的水平（进口的 27.3%），东亚产品组件的份额占到了制造业出口额的 34.1%（制造业进口额的 42.1%）。产品组件所占比例在东盟国家中格外高。产品组件在出口和进口中的份额在这些国家之间有显著的相似性，反映了这一地区国家在产品组装上重叠的专业化模式。

表 10-2 制造业贸易中的产品组件份额

单位：%

地 区	出 口		进 口	
	1992 ~ 1993	2006 ~ 2007	1992 ~ 1993	2006 ~ 2007
东 亚	20.2	34.1	27.2	42.1
日 本	23.9	34.4	19.3	29.9
发展中东亚	17.3	34.0	29.0	44.2
中国大陆 (PRC)	7.4	25.6	20.4	44.0
中国香港	15.8	33.3	24.1	48.5
中国台湾	24.7	44.2	29.5	38.9
韩 国	18.1	47.3	30.1	31.9
东盟 (ASEAN)	22.7	44.2	36.0	47.9
印度尼西亚	3.8	21.5	27.0	21.8
马来西亚	27.7	53.6	40.5	50.0
菲律宾	32.9	71.7	32.6	61.3
新加坡	29.0	49.3	39.9	60.4
泰 国	14.1	29.9	30.6	36.1
越 南	n. a.	11.0	n. a.	19.1
南 亚	2.3	8.2	16.6	23.8
印 度	3.0	10.4	17.5	22.9
北美自由贸易区 (NAFTA)	28.4	31.2	37.4	28.8
墨西哥	42.1	34.6	29.4	36.1
欧盟 15 国 (EU15)	18.3	22.4	21.2	23.2
工业化国家	20.4	25.2	22.6	23.4
发展中国家	14.6	29.2	11.9	33.6
全 球	19.3	27.1	19.6	27.3

注：n. a. 数据不可得。

资料来源：整理自联合国 Comtrade 数据库，纽约。

① 此后，简洁起见，我们使用术语“组件”来代替“零部件”。

东亚贸易中组件密集度（产品零部件的百分比份额）的迅速上升是与区域生产网络内的跨界产品组件贸易密切相连的。正如在表 10-3 中所能看到的那样，产品组件贸易占东亚区域内贸易的份额远超过这些国家占世界贸易的份额，以及占同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国家所进行贸易的份额。此外，产品组件占区域内进口贸易的份额远大于占出口贸易的份额——并且以更快的速度在增长。这反映出这一地区更多地依赖世界其他地方作为最终产品的市场而不是产品组件市场这一事实。在东亚内部，东盟国家在产品组件占区域内贸易流的高份额方面格外突出（在 2006 ~ 2007 年超过了 60%）。根据国家水平的数据，产品组件占制造品出口和进口的份额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超过 4/5，在泰国超过 2/3。韩国和中国台湾与该地区其他国家也有可观的产品组件贸易。在 2006 ~ 2007 年间，产品组件贸易分别占到了中国从其他亚洲发展中国家和东盟国家进口的 59.2% 和 74%，占到了总进口的 44%。

表 10-3 双边贸易流中的产品组件份额（2006 ~ 2007 年）

单位：%

报告国	EA	日本	DEA	中国大陆	ASEAN6	NAFTA	EU15	全球
(a) 出口								
东亚	47.6	32.9	50.1	51.6	54.5	25.1	24.1	34.1
日本	42.0	0.0	42.0	41.5	47.9	31.5	30.4	34.4
发展中东亚	48.1	33.4	53.9	0.0	65.2	22.7	21.6	34.0
中国大陆 (PRC)	36.2	25.2	40.6	0.0	49.1	17.1	16.3	25.6
韩国	61.9	51.5	63.5	57.3	63.7	36.6	26.8	44.2
中国台湾	51.5	59.0	50.5	39.5	61.2	35.0	37.6	44.2
东盟 6 国 (ASEAN6)	58.2	39.9	61.4	64.0	56.0	32.1	33.9	44.2
NAFTA	46.7	36.5	49.8	34.8	67.9	28.8	30.6	31.2
EU15	31.4	18.7	34.8	30.4	46.5	22.1	22.0	22.4
(b) 进口								
东亚	51.7	48.8	52.8	34.8	68.3	54.7	33.1	42.1
日本	34.2	0.0	34.2	23.1	44.9	41.0	18.9	29.9
发展中东亚	55.5	47.7	59.5	0.0	74.3	40.3	31.7	44.2
中国大陆 (PRC)	55.2	47.5	59.2	0.0	74.0	40.1	31.6	44.0
韩国	33.0	26.6	38.1	26.1	55.7	38.9	22.9	31.9
中国台湾	46.7	33.8	58.3	44.1	68.8	40.2	28.0	38.9
东盟 6 国 (ASEAN6)	50.3	47.2	51.4	40.1	55.9	67.5	41.7	47.9
NAFTA	29.4	39.3	26.0	17.7	40.5	36.3	25.1	28.8
EU15	25.0	33.6	22.8	14.9	37.9	34.1	22.1	23.4

注：EA = 东亚；DEA = 发展中东亚；ASEAN6 = 6 个主要东盟国家；EU15 = 欧盟 15 个成员国；NAFTA =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国（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

资料来源：整理自联合国 Comtrade 数据库，纽约。

东亚贸易中的中国

制造业产品主导了中国—东亚贸易流，占进出口总额的近 90%（表 10-4）。在中国进口自其他东亚国家的制造品总量中，产品组件所占的份额

表 10-4 中国同东亚其他地区的贸易

单位：%

	出 口		进 口	
	1994 ~ 1995 年	2006 ~ 2007 年	1994 ~ 1995 年	2006 ~ 2007 年
A: 商品进口				
A1: 总贸易	100	100	100	100
初级产品	16.2	10.4	23.5	13.5
制造业品	83.4	89.2	76.1	86.3
机械和运输设备 (SITC 7)	20.8	46.6	26.4	49.7
电气和电子产品 (75 + 76 + 77)	16.7	40.6	15.0	43.0
杂项制造业产品 (SITC 8)	43.3	25.5	7.7	12.5
服饰 (84)	18.5	10.3	1.3	0.4
A2: 零部件	100	100	100	100
机械和运输设备 (SITC 7)	90.2	95.5	92.1	95.1
电气和电子产品 (75 + 76 + 77)	81.0	87.7	74.6	85.7
运输设备 (78)	3.7	2.3	0.7	1.8
其他	9.8	4.5	3.8	3.3
B: 制造业贸易中的零部件份额				
总制造业	7.5	25.6	17.9	44.4
机械和运输设备 (SITC 7)	6.8	24.4	46.1	73.3
电气和电子产品 (75 + 76 + 77)	30.3	49.3	73.1	82.5
运输设备	25.4	50.1	16.3	79.0
其他	1.4	4.0	18.0	14.4
C: 与东亚贸易占中国全球总贸易的份额				
C1: 总贸易	55.8	33.7	21.3	28.4
初级产品	74.6	59.2	27.9	15.5
制造业品	53.3	32.2	19.9	32.7
机械和运输设备 (SITC 7)	53.7	33.1	13.4	32.0
电气和电子产品 (75 + 76 + 77)	60.4	34.6	53.0	52.0
杂项制造业产品 (SITC 8)	50.1	29.1	27.2	36.0
服饰 (84)	59.1	38.1	45.1	52.9
C2: 零部件	60.1	44.7	22.4	38.7
机械和运输设备 (SITC 7)	59.8	44.6	21.7	38.6
电气和电子产品 (75 + 76 + 77)	61.2	46.0	68.9	56.2
杂项制造业品 (SITC 8)	44.2	23.2	5.6	21.7
服饰 (84)	62.2	45.7	30.3	40.7

注：东亚 = 发展中东亚和日本。

资料来源：整理自联合国 Comtrade 数据库，纽约。

从 1994 ~ 1995 年间的 18% 上升到了 2006 ~ 2007 年间的超过 44%。在制造业内部，机械和运输设备的产品组件在进口上所占的份额更高，在 2006 ~ 2007 年达到将近 3/4。产品组件在制造业出口中所占的份额在这些年间也有所上升，但是远低于它们占进口的份额。有趣的是，尽管在我们所研究的时期里，中国作为其他东亚国家市场的重要性上升了（见下文），这一地区对中国出口扩张而言的重要性反而显著降低了，它只吸收了中国 2006 ~ 2007 年间总商品出口的 33.7%——低于 1994 ~ 1995 年的 55.8%。东亚在中国进口总量中的份额从 1994 ~ 1995 年间的 21.3% 微幅上升至 2006 ~ 2007 年间的 28.4%。

表 10 - 5 概要描述了中国与其他东亚经济体间在个体国家和地区水平的贸易数据。面板 A 给出了中国来自这一地区的制造业进口的地理概况。面板 B 给出了有关中国作为东亚经济体出口目的地相对重要性的数据。中国制造业将近 60% 的进口来自东亚地区。这些进口中的一大部分来自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进口的比例尽管在迅速增加，但仍然很小。2007 年，中国的进口只占东亚国家制造业出口总量的 21.2%。在个体国家和地区水平，中国的进口分别占中国台湾和韩国出口的 32.6% 和 27.2%。

表 10 - 5 东亚—中国制造业贸易

单位：%

地 区	A：中国制造业进口的地理概况		B：按国家地区区分的对中国出口占总出口比例	
	1994 ~ 1995 年	2006 ~ 2007 年	1994 ~ 1995 年	2006 ~ 2007 年
东 亚	58.2	58.6	7.6	21.2
日 本	20.9	16.4	5.5	17.3
发展中东亚	37.1	42.2	8.2	21.6
中国香港	17.3	2.0	29.6	19.5
韩 国	4.3	13.4	5.8	27.2
中国台湾	10.7	14.0	10.3	32.6
ASEAN	3.7	13.8	2.5	13.7
印度尼西亚	1.0	1.1	3.3	8.4
马来西亚	1.1	3.4	3.2	13.5
菲 律 宾	0.2	2.1	1.5	21.3
新 加 坡	0.8	2.3	1.8	12.2
泰 国	0.7	2.3	1.8	11.2
越 南	0.1	0.1	2.5	4.1
其他国家	41.8	41.4	1.5	3.7
全 球	100	100	2.7	6.7

资料来源：整理自联合国 Comtrade 数据库，纽约；经济计划和发展委员会，贸易数据，CDROM，中国台北（台湾数据）。

中国同时也是菲律宾最重要的出口地之一，吸收了菲律宾超过 1/5 的出口。对所有其他东盟国家而言，这一份额要小得多——8% ~ 13.5% 不等。很显然，加总数据掩盖了东亚国家同中国贸易联系中的一些显著差异，中国的区域贸易主要集中在同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之间的贸易。

区域内贸易模式

前一节揭示了正在出现的东亚贸易模式同全球贸易模式相比所具有的三个重要特征：第一，产品零部件贸易在东亚贸易扩张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第二，相比同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产品零部件贸易在区域贸易中所占的份额更大。第三，中国快速的贸易扩张反映了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作为产品组装中心的角色；中国同东亚其他国家间的贸易联系是由用于组装最终产品的零部件所主导的，这些最终产品主要以世界其他地区为销售市场。给定这三个特点，传统的贸易流分析必然会导致对东亚区域内贸易——与全球贸易相比——对东亚经济增长的相对重要性的误导性描述。

为了阐明这一点，需分别估算总制造业品、零部件和最终产品（总制造业品减去零部件）的区域内贸易份额（表 10 - 6）。该表覆盖了东亚和其三个子区域的贸易，这一贸易关系到当代亚洲对区域一体化的政策争论。出于比较的目的，我们提供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的数据。在提供总贸易（进口加上出口）数据的同时也分别提供了出口和进口数据，以便阐明源于东亚不断融入分割的全球交换的贸易模式可能存在的非对称性。^①

由未调整的（标准的）贸易数据所描绘的贸易模式验证了脱钩理论背后的看法——亚洲特别是东亚，已经通过商品贸易进一步一体化了。在 2006 ~ 2007 年间，区域内贸易占到了总制造业贸易的 55.1%——高于 1986 ~ 1997 年间的 35.8%。东亚的区域内贸易水平高于同一时期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区域内贸易水平，并且在快速接近欧盟 15 国的水平。对发展中的东亚（除日本以外的亚洲）和 ASEAN + 3 而言，这些比值要比整个区域低，但是它们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东盟的区域内贸易份额远低于其他两个子区域。

① 将产品零部件从总贸易（报告的）中区分出来所需要的非加总数据只有 1992 年以后的（Athukorala, 2009b）。

表 10-6 制造业贸易中的区域内贸易份额：总贸易、零部件和最终品
贸易（1992~1993 年和 2006~2007 年）

单位：%

	东亚	发展中东亚	ASEAN + 3	ASEAN	NAFTA	EU15
总贸易						
出口						
1986~1997 年	28.4	25.1	17.3	17.4	49.1	65.5
1992~1993 年	47.2	38.2	15.3	20.7	44.4	61.2
2006~2007 年	43.9	33.4	21.9	18.4	48.1	56.9
进口						
1986~1997 年	48.6	22.9	34.4	11.0	29.9	69.7
1992~1993 年	58.2	34.9	43	15.5	36.3	64.1
2006~2007 年	64.4	46.7	49.3	20.8	32.0	57.9
贸易（出口 + 进口）						
1986~1997 年	35.8	24	22.9	13.5	37.1	67.5
1992~1993 年	53.2	36.5	27.0	17.8	39.9	62.6
2006~2007 年	55.1	40.0	30.4	20.1	38.4	57.4
零部件						
出口						
1992~1993 年	50.2	42.6	33.7	30.3	43.5	62.3
2006~2007 年	61.1	53.9	35.3	25.4	46.9	55.9
进口						
1992~1993 年	65.9	35.3	39.6	20.2	39.5	58.0
2006~2007 年	66.9	50.9	47.8	22.9	39.9	55.2
贸易						
1992~1993 年	57.0	38.7	35.4	24.2	41.4	60.1
2006~2007 年	62.9	52.1	40.2	23.1	43.2	55.5
最终品						
出口						
1992~1993 年	46.0	36.8	11.4	16.1	44.7	60.9
2006~2007 年	36.9	28.3	17.0	15.9	48.7	57.0
进口						
1992~1993 年	55.4	34.7	43.4	12.9	35.3	65.6
2006~2007 年	63.0	42.8	50.2	20.6	30.2	58.5
贸易						
1992~1993 年	50.3	35.7	25.4	14.3	39.4	63.2
2006~2007 年	46.4	34.0	29.1	18.0	37.3	57.7

注：1. ASEAN + 3 即 ASEAN + 日本 + 韩国 + 中国。

2. 最终品：总贸易 - 零部件。

3. 区域内贸易份额在计算中排除了中国大陆和香港之间的双边贸易流。

资料来源：整理自联合国 Comtrade 数据库，纽约；经济计划和发展委员会，贸易数据，CDROM，中国台北（台湾数据）。

然而，当剔除掉产品组件贸易之后，这一情况就大大改变了：2006 ~ 2007 年间，东亚区域内贸易在最终品贸易上的份额为 46.4%——低于 1992 ~ 1993 年间的 50.3%。对东亚而言，基于未调整的数据和最终产品数据的估计存在极大的不同，特别是对于发展中东亚和东盟。基于最终产品贸易估计得出的两期间贸易水平和这一期间区域内贸易份额的变化都显著更低。有趣的是，对于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我们并没有观察到这一差异。

分别对进口和出口计算的区域内贸易份额清楚地表明了基于总贸易（进口加出口）数据推断区域贸易一体化的风险。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程度存在显著的非对称性。不同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在东亚，区域内贸易比例（同时包括使用未调整数据和最终品贸易数据所做的测算）随时间的增长主要源于区域内进口的快速增长；区域内出口贸易的扩张一直较慢。对出口拉动的增长而言，东亚（和次级国家集团）对区域外市场（特别是 NAFTA 和欧盟）的依赖远比在争论区域经济一体化时所普遍使用的标准区域内贸易比所显示出来的要高。例如，在 2007 年，东亚总制造业出口只有 43.9% 是被区域内吸收的，相比较而言，在总制造业进口上，区域内贸易占到了 64.4%。对于发展中东亚，其对应的情况分别为 33.4% 和 46.7%。这一非对称性可以在东亚地区所有的次级区域中清楚地看到。当剔除掉零部件之后，区域内贸易占进口份额和占出口份额间的非对称性更显著。在区域生产网络区域内贸易存在严重的“零部件偏倚”和产品零部件的多次跨界条件下，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在出口方面，最终产品贸易的区域内贸易份额从 1992 ~ 1993 年的 46% 持续下降到了 2006 ~ 2007 年的 36.9%，而在这两个时点之间，区域内贸易进口份额则从 55.4% 上升到了 63%。

总而言之，这些数据支持这样的假说，即在全球生产共享快速扩展的背景下，标准的贸易流分析会产生误导性推断。当零部件贸易数据从贸易流中剔除以后，这些估算结果表明，无论日本是否被包括在内，对东亚的持久增长而言，区域外贸易远比区域内贸易更重要。因此，不断上升的全球生产共享的重要性已经加强而不是削弱了东亚同更广泛的外部经济的联系。正如我们将会在下一节看到的那样，这一推断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东亚的贸易流运行状况是基本一致的。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贸易表现

2007 年末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世界经济的显著特征是全球贸易的

急剧下降——以快于大萧条期间的速度下降（Almunia 等，2010；Krugman，2009）。从 2008 年 4 月到 2009 年 6 月，世界贸易萎缩了大约 20%，几乎等于大萧条时期（始于 1929 年 4 月）前 30 个月贸易萎缩的总量。^① 有趣的是，东亚国家在这一时期所经历的贸易萎缩甚至大于全球贸易总的萎缩量（图 10-1 和表 1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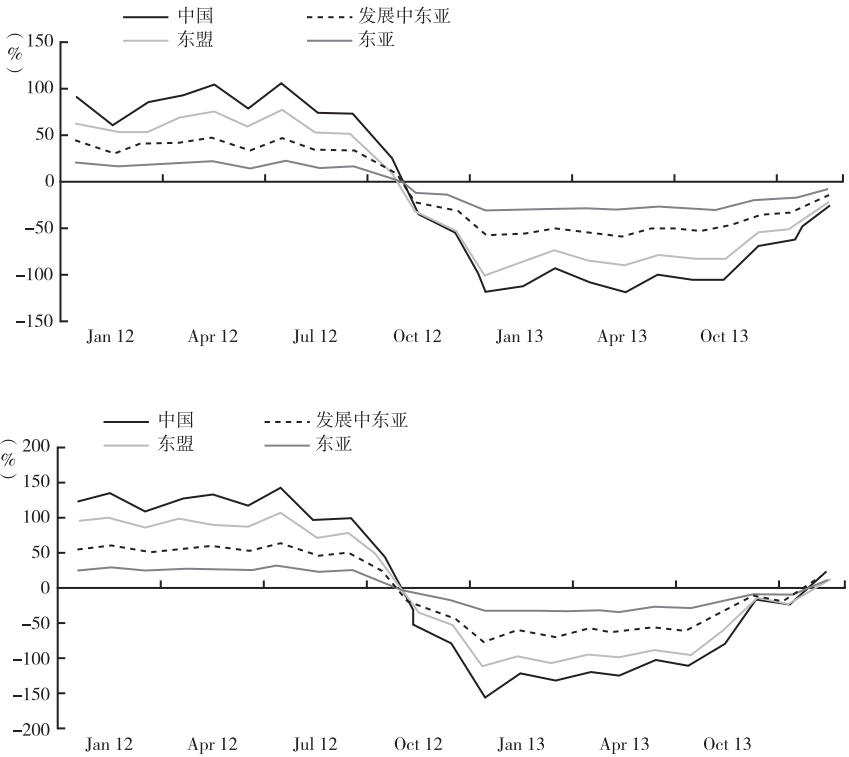


图 10-1 商品贸易增长：东亚，发展中东亚，中国和东盟
(2008 年 1 月 ~ 2009 年 11 月，与前一年同期相比的百分比变化)

资料来源：基于整理自 CEIM 数据库的数据。

Krugman (2009) 指出，全球生产纵向一体化（全球生产共享的上升）的深入是当前危机比大萧条时贸易萎缩更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纵向一体化意味着，某一最终产品（组装产品）的需求萎缩会对这一生产链中许多国家间的贸易流带来影响。同时，相对于最终产品，零部件需求对生产者所做

① 数据源于 Almunia 等 (2010；图 5)。

表 10-7 东亚：总商品出口和进口增长（2007 年第一季度 ~ 2009 年第三季度，与前一年同期相比的百分比变化）

单位：%

	2008 年 第一季度	2008 年 第二季度	2008 年 第三季度	2008 年 第四季度	2009 年 第一季度	2009 年 第二季度	2009 年 第三季度
出口							
东亚	20.6	21.0	19.3	-5.6	-30.1	-32.5	-30.2
日本	22.9	16.4	15.2	-8.1	-42.1	-41.1	-38.2
发展中东亚	19.0	21.3	19.9	-4.7	-26.6	-27.2	-24.2
中国香港	10.5	8.3	5.7	-2.1	-21.0	-23.4	-20.1
中国大陆	21.1	22.4	23.0	4.6	-20.1	-22.7	-20.3
韩国	17.4	23.2	27.1	-9.9	-24.5	-20.1	-20.3
中国台湾	17.4	18.2	7.6	-24.6	-35.9	-28.3	-18.5
东盟 (ASEAN)	18.9	26.9	22.9	-10.3	-36.8	-39.3	34.2
印度尼西亚	31.9	29.4	27.9	-5.3	-32.5	-33.2	31.1
马来西亚	19.4	28.5	21.6	-12.6	-27.6	-28.2	3.8
菲律宾	-2.0	-0.6	2.0	-22.3	-33.9	-36.3	-37.2
新加坡	21.7	26.4	21.2	-12.9	-30.7	-31.2	-33.2
泰国	25.5	25.5	27.2	-10.2	-23.0	-24.4	-26.3
越南	27.7	31.8	37.5	6.0	-14.8	-11.7	-7.3
进口							
东亚	29.6	29	29.8	-4.1	-32.5	-33.1	30.7
日本	25.6	26.8	35.8	8.3	-29.0	-28.5	-28.1
发展中东亚	29.0	28.9	26.6	-8.0	-32.1	-34.2	-33.2
中国香港	12.0	9.6	7.0	-4.0	-20.8	-22.3	-25.2
中国大陆	29.4	32.9	25.9	-8.0	-30.8	-31.7	-30.3
韩国	29.0	30.5	42.9	-8.8	-32.8	-35.6	-11.9
中国台湾	26.1	19.2	20.3	-21.9	-45.9	-46.3	-47.2
东盟 (ASEAN)	37.9	36.2	32.6	-5.0	-37.2	-36.7	-35.3
印度尼西亚	91.6	96.1	82.3	33.3	-35.9	-36.2	-34.2
马来西亚	16.1	17.3	14.5	-17.1	-36.8	-36.1	4.8
菲律宾	22.1	8.4	4.5	-23.4	-30.3	-31.3	-32.1
新加坡	32.1	35.4	32.9	-9.3	-30.0	-28.1	-29.2
泰国	39.6	25.7	37.8	3.8	-39.7	-40.5	-37.3
越南	69.0	61.0	22.8	-8.2	-36.5	-34.1	-31.1

注：增长率使用当期美元价值计算。

资料来源：整理自 CEIC 数据公司。

出的存货调整也十分敏感。考虑到全球生产共享对东亚贸易扩展更为重要，这一解释也适用于东亚相对于全球更严重的贸易萎缩。当然，当前危机中贸易量更严重萎缩还存在其他方面的原因。这些因素包括更大的贸易信贷萎缩，与 1930 年代相比，当前全球贸易中的耐用消费品比例更高，存货周期

和准时化采购（JIT）实践方面通信技术更加进步。由于数据方面的制约，我们无法在考虑这些其他因素的同时系统地描述生产共享对贸易萎缩的影响。替代性的，本节将所有与这一话题有关的可得数据加以组织，以便进一步对该问题进行研究。

所有的主要东亚国家——包括中国，被那些热心于脱钩理论的人认为可以缓冲全球经济崩溃给其他东亚国家带来的冲击——自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经历了急剧的贸易萎缩（表10-7）。这一地区贸易紧缩的显著同步性特征——在进口和出口上——与熔铸在区域生产网络中的东亚紧密的贸易联系和这一地区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独一无二的角色相一致。

在东亚国家中，日本是迄今为止受冲击最大的。日本出口中的一大部分是资本品和像汽车这样的高端耐用消费品以及电子机械、机床及其零部件。对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市场的资本品和高端耐用消费品出口都极大萎缩了，继而导致全球经济下滑。另一方面，与脱钩理论的鼓吹者的预测相反，日本不断增长的对中国的出口也间接受到了中国最终（组装的）产品出口下降的影响（Fukao和Yuan，2009）。中国台湾和韩国出口萎缩的程度小于日本，但是，平均而言，也显著地高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与日本的情况一样，对中国出口的增长并没有为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提供缓冲以应对全球需求下降对其造成的冲击。韩国、中国台湾和本地区位于第二序列的出口型国家相对于日本较低的出口萎缩，可能反映了消费者在危机背景下对具有价格竞争优势的低端消费品的偏好。

根据出口目的地对个体东亚国家出口增长率所作的考察并没有为这种观点提供支持，即认为由于地区增长动态，东亚经济体对世界范围内的贸易萎缩并不敏感。^①事实上，东亚内部贸易流萎缩速度之快超过了这些国家对美国和欧盟出口萎缩的速度。

这一地区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出口萎缩的速度都快于它们从中国进口的萎缩速度——可能反映了中国企业在出口前景黯淡的情况下减少了产品零部件库存（表10-8）。中国来自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进口衰退（以平均23.5%的速度）最严重。考虑到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供给中国ICT组装活动——极大地受到了美国和其他国家进口需求萎缩的影响——方面所扮演的支配性角色，这并不奇怪。总的来说，中国的区域内进口以远快于来自美国和欧盟进口的速度萎缩了。

① 这一推断基于从CEIC数据公司所获取的月度出口数据（由于篇幅限制此处没有报告）。

表 10-8 中国：基于贸易伙伴国的总商品出口与进口增长（2007 年第一季度 ~ 2009 年第四季度，与前一年同期相比的百分比变化）

单位：%

	2008 年 第一季度	2008 年 第二季度	2008 年 第三季度	2008 年 第四季度	2009 年 第一季度	2009 年 第二季度	2009 年 第三季度	2009 年 第四季度
出口								
东亚	23.7	25.1	28.2	4.5	-23.4	-24.2	-18.0	8.2
日本	12.1	18	18.1	7.9	-16.7	-23.8	-16.3	-6.7
发展中东亚	31.2	29.2	33.9	2.7	-24.1	-24.5	-28.7	7.5
韩国	33.1	38.3	52.9	7.5	-29.2	-36.6	-35.0	-3.0
中国台湾	15.4	21.1	17.3	-10.4	-34.5	-38.8	-21.4	20.1
中国香港	10.8	6.5	11	-9.9	-24.0	-21.6	-16.6	12.2
东盟 (ASEAN)	34.2	26	27.4	2.8	-22.6	-16.8	-9.6	23
印度尼西亚	33.2	41.5	54.8	20.2	-26.4	-21.0	-24.0	21.3
马来西亚	33.3	28.2	20.8	7.1	-23.9	-12.2	-9.1	9.2
菲律宾	30.4	22.8	34.5	1.3	-11.8	-18.7	-8.5	18.6
新加坡	15.3	5.9	17.1	-0.6	-17.1	-12.3	-16.2	21.4
泰国	37.2	42.1	38.3	5.9	-27.3	-29.6	-14.3	21.1
越南	88.8	45.1	16	-11.1	-30.0	-15.9	36.3	58.9
美国	5.4	12.2	15.3	0.7	-15.4	-18.5	-16.7	1.4
欧盟	25	29.7	23.5	4.1	-22.6	-26.6	-23.6	-4.2
总出口	16.3	19	20.2	0.9	-21.1	-23.5	-20.3	7.2
进口								
东亚	18.8	24.1	13.2	-18.1	-33.7	-23.1	-12.5	30.2
日本	17	23.7	18.7	-5.0	-29.8	-21.4	-13.4	15.6
发展中东亚	19.6	24.3	10.8	-23.6	-35.3	-23.8	-12.1	37.7
韩国	14.9	25	14.8	-18.5	-26.6	-18.8	-10.2	33.6
中国台湾	24.5	24.2	5	-33.3	-43.9	-29.9	-14.9	43.8
中国香港	26	-2.5	11	-21.4	-49.1	-32.9	-33.3	-7.7
东盟 (ASEAN)	19.9	23.8	12.7	-18.9	-33.8	-22.1	-8.9	12.2
印度尼西亚	31.7	30.3	17.3	-13.5	-38.0	-18.4	-6.3	69.6
马来西亚	18.4	29.5	22.4	-16.1	-25.0	-17.0	-3.5	60.3
菲律宾	12.7	5.7	-23.2	-48.6	-61.3	-51.7	-30.3	17.6
新加坡	6.7	35.5	27.4	-9.3	-23.7	-28.2	-11.9	27.2
泰国	26	22.9	15.8	-5.6	-29.2	-6.6	-0.9	29.7
越南	64.3	19	69.4	6.8	-7.9	23.6	-8.3	47.7
美国	29.7	23	15.7	3.7	-17.7	-13.1	-6.4	19.3
欧盟	25.9	33	22.7	2.3	-14.7	-11.2	-2.2	14.9
总进口	21.2	25	15.1	-12.2	-28.3	-19.6	-11.9	10.2

2009 第四季度：10 月份和 11 月份平均值。

注：增长率使用当期美元价值计算。

资料来源：整理自 CEIC 数据公司。

按中国进出口主要商品分类区分的出口增长数据的概要如表 10 - 9 所示。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机械类出口相对其他类别产品——特别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纺织品和服装，鞋类和其他杂项制造业品）——萎缩更为剧烈。如之前提到的，属于这一商品类别——尤其是 ICT 产品和消费类电子产品——的出口也大都是耐用消费品，对出口萎缩的反应更敏感。即使在需求萧条的背景下，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者即便是纯粹基于成本优势也能表现得更好。

表 10 - 9 中国：基于商品类别的产品出口和进口增长（2008 年第一季度 ~ 2009 年第三季度，与前一年同期相比的百分比变化）

单位：%

	2008 年 第一季度	2008 年 第二季度	2008 年 第三季度	2008 年 第四季度	2009 年 第一季度	2009 年 第二季度	2009 年 第三季度
出口							
总出口	16.3	19	20.2	0.9	-21.1	-23.5	-20.3
初级产品	16.3	24.9	29.9	8.6	-17.9	-13.6	-14.2
制造业品	21.2	23.8	22.0	2.6	-20.7	-18.2	-17.2
化学或相关产业产品	48.5	54	42.2	3.1	-25.2	-24.9	-23.4
塑料及其制品,橡胶及橡胶制品	13.8	10.1	16.1	10.7	-21.1	-17.1	-17.3
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	22.5	5.3	4.1	8.0	-11.4	2.6	4.2
鞋、帽、雨伞等	14.7	14.4	19.7	21.3	-1.3	7.2	8.2
基本金属及金属制品	23.3	18.5	26.4	22.0	-9.0	-1.5	-4.3
机械及机械用具等	15.9	-15.7	20.9	4.3	-31.6	-38.8	-42.1
电子产品	6.2	12.5	61.5	17.2	-33.5	-36.5	-37.3
电器机械及设备	20.3	27.0	20.4	-1.1	-21.5	-19.5	-20.2
杂项制品	41.5	39	31.7	9.1	-17.0	-19.7	-6.2
进口							
总进口	21.2	25	15.1	-12.2	-28.3	-19.6	-11.9
初级产品	73.5	74.9	72.5	5.2	-40.7	-35.3	-27.2
制造业品	16.3	19.1	11.4	-12.1	-26.2	-21.1	-19.2
化学或相关产业产品	19.6	23.5	19.6	-10.5	-23.9	-18.2	-16.3
塑料及其制品,橡胶及橡胶制品	16.3	22.5	22.7	-15.6	-29.2	-20.1	15.2
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	6.3	2.7	-3.4	-9.2	-22.8	-22.8	-23.2
鞋、帽、雨伞等	47.5	47.7	24.8	12.6	-2.8	-18.7	-22.2
基本金属及金属制品	14.1	5.8	8.3	-15.0	-26.3	-16.9	-2.7
机械及机械用具等	11.7	18.0	9.8	-10.7	-24.1	-17.9	-8.2
电子产品	16.3	19.9	15	-1.0	-19.8	-19.5	-3.2
电器机械及设备	9.5	17.1	7.4	-15.2	-26.3	-17.4	-6.7
杂项制品	11.6	20.8	1.4	-8.1	-5.4	1.6	2.2

资料来源：整理自 CEIM 数据库。

政策选项

正是在写作本章的时候（2010年7月中旬），“全球经济正在以好于预期的形势复苏”（IMF，2010：1）。美国和其他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品生产已经开始复苏，并且世界贸易量的螺旋下降也减弱了。然而，由危机所释放出来的经济力量很可能继续猖獗多年。迄今为止的经济复苏主要是由前所未有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推动的，从而存在由源于财政脆弱性的政策可持续问题带来的下行风险。在中期，美国和其他受到危机影响的工业化国家将会储蓄得更多、消费得更少以逐渐减少大量累积的家庭和公共债务。考虑到这一全球经济前景，一直以来主要依赖出口拉动增长的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政府可行的政策选择是什么？

在东亚政策圈，一直有着不断增强的对再平衡式增长——策动一个将总需求由出口转向国内市场的结构调整——的必要性的强调（ADB，2010）。其考虑的政策措施包括从激励结构上纠正出口偏倚以及减少储蓄倾向以推动国内消费需求和提升国内非可贸易品（服务）生产。这一政策倡导主要集中于中国。

对中国这种规模的大陆型经济体来讲，中国的出口依存度异常的高。由于占总商品出口超过2/3的组装品出口存在很高的进口依存度，中国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大约40%）总体上夸大了中国的出口依存度。然而，即便是调整估算（大约20%），出口比例对中国潜在的经济规模而言依然太高了。此外，异常高的国内储蓄率、巨大的人口基数、被高度抑制的国内金融体系和过高的城市—农村收入差距都表明了中国由政策引导的需求拉动型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再平衡式增长不仅能够使中国有效地处理巨大的外部不平衡，同时缓冲外部需求冲击对增长势头的影响，也会在考虑到纠正城乡不平等和实现社会和谐的情况下，推动国家发展政策实现从关注数量增长到关注质量增长的关键性转变。

在全球金融危机开始之前，中国的领导层就已经认识到致力于从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向国内需求拉动型经济增长的结构转型必要性（Roach，2009：229–33）。2006年3月颁布的“十一五规划”强调建立稳固的、基础广泛的社会安全网（不仅包含社会保障还包括农村医疗和教育）对提高收入保障，从而减少持续抑制私人消费扩张的过多谨慎型储蓄的重要性。然而，中国政府至今还没有能够将这一政策付诸行动，大概是由于通过出口导向维持

就业密集型产业增长的强大的国内政治压力（Yu，2007；Fan，2008）。

实现有效的再平衡增长自然会涉及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①——即可贸易部门相对于非可贸易部门利润率的下降。但是这不太可能阻止（至少在短期）中国扮演区域生产网络中首要的组装中心这一角色。即使在30年快速增长之后，中国制造业平均3.2美元的小时工资也只有美国24.4美元小时工资的13%。^②中国近一半的劳动力仍然在从事农业活动，其劳动生产率平均而言仅为工业部门的1/8和服务业部门的约1/4。这一点，同熟练—非熟练工人工资差异——根据Blanchard和Giavazzi（2006），两者比例在过去10年间从1.3上升到了2.1——一道，表明中国仍然有巨大的潜力将非熟练工人从农业活动转移到制造业和其他城市部门生产活动中去。^③

在全球需求缓慢增长的背景下，出口竞争的压力很可能会成为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的温床（Bhagwati，1988；Erixson和Razeen，2009）。幸运的是，尚未出现像大萧条时期所发生的那样出现以设立关税壁垒为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回潮。然而，在美国和一些其他国家给予汽车制造业以大量金融支持外，已经有迹象表明一些国家以实施反倾销投诉、施加更严格的技术和动植物卫生检疫标准的形式诉诸于“伪装”了的贸易保护主义（Gamberoni和Newfarmer，2009）。美国议会通过的涉及对中国的贸易进行某种形式制裁的法律措施近年来已经成倍增加（Roach，2009：241）。因此，作为对非歧视性多边和单边贸易自由化的长期承诺，我们有理由设计一套策略以应对新的贸易保护主义。1997年开始实施的《信息技术协定》似乎是一个可以效仿的榜样（Elek，2008）。同样的，也有理由使亚洲20国集团（G20）和东盟秘书处坚定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作为保持出口市场开放努力的一部分，中国必须抵制使用出口补贴和其他选择性政策支持出口部门的企图。在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失业上升和由此导致的反全球化回潮的时候，向这样的企图屈服有可能是解决反中国贸易制裁的一副处方。

面对世界需求增长放缓，亚洲政策圈所考虑的用于支持区域贸易增长的

① 应该通过调整名义汇率还是应该通过调整国内价格来实现这一目标仍然是存在争论的话题，这超出了本章的范围。参见肖耿、Rod Tyers和张莹在本书中的章节。

② 数据来自美国劳动统计局网站（<ftp.bls.gov>）。

③ 最近一些年，中国工业化城市中有许多零散的工资上涨和工人短缺的案例。但是，考虑到中国经济还远未拥有一个正常运转的劳动力市场，不能就此推断中国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宏观经济趋势。这些案例可能很好地反映了不完全的劳动力市场中的技术错配和摩擦性错位，而非真实的劳动力短缺。

政策选项之一是建立一个包含东盟、中国、日本和韩国（可能也包括印度）的地区性的自由贸易协定（FTA）（Kawai 和 Wignaraja, 2009；ADB, 2009）。这一与该地区贸易网络相关的建议背后的逻辑在于，一般来说，全球生产网络（包括零部件和最终产品组装）中的贸易相比最终产品贸易（或者由有发布的贸易数据所捕捉到的总贸易）而言，其对关税的变化更为敏感（Yi, 2003）。正常情况下，生产过程中的产品每跨界一次就被征收一次关税。因此，关税 1 个百分点的下降会引起纵向一体化体系中所生产产品生产成本的成倍下降——与常规贸易品 1% 的成本下降形成对比。对于先前在一个国家内部生产而后转向纵向专业化生产的产品，关税削减会使它们更盈利。因此，在理论上，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FTAs 的贸易激励对网络贸易的效果要高于常规贸易。

然而，我们认为，考虑到亚洲出口动态对区域外市场的依赖，这是一个危险的策略。这一行动会招致美国和欧盟，可能还有其他国家的报复。作为 FTA 的一部分，坚定承诺不增加对非协议国的已有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难以避免这一威胁，因为一个亚洲范围的 FTA——考虑到它将会包含一些重要的世界贸易国——很可能引起贸易转移，即使是在现存的区域间关税水平上。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在当前持续的危机背景下，达成地区性 FTA 的可能性看起来相当小。尤其是中国可能并不愿意为此付出努力，这不仅由于中国对国内导向型增长的强调，也由于它对工业化国家作出了避免贸易保护主义回潮的官方承诺。^① 考虑到中国带有地区生产成本差异特征的巨大的国内经济规模，东南亚国家政府也担忧任何的地区性贸易自由化企图都会给予中国吸收全球生产网络中外国直接投资以不平等的优势。^②

事实上，任何 FTA 的贸易效果都非常依赖它所包含的原产地规则（ROO）的实质。尤其以 FTAs（或者其他特惠贸易安排）方式建立的网络贸易更包含了三个难题。第一，为网络相关的贸易明确制定原产地规则是相当复杂的事情。传统的增值税准则对这种贸易几乎不可行，因为这种贸易中的商品就其特征而言是低增加值的。唯一可行的选择是基于“税收线变化”（Change in tariff lines）的 ROOs，但是这会引发难以克服的管理问题，因为电气和电子产品以及相关零部件贸易在 HS - 6 位数上从属于相同的关税代码，而这是设计此类 ROO 的常用基础（Kohpaiboon, 2008：App. 2）。例如，

① 例如，参见中国商务部部长最近为华尔街日报所撰写的文章（Cheng, 2009）。

② 基于对泰国国外事务部高级官员的访问。

使用进口裸印刷电路板（BPCB）和其他本地采购的电子零部件（例如二极管、集成电路和半导体）组装印刷电路板（PCBA）的泰国电气设备组装工厂不能享有 FTA 的特许权，因为 BPCBs 和 PCBA 从属于相同的 HS 代码（853690）。

第二，基于网络的全球生产共享过程具有新产品不断出现的特点。考虑到一连串修改 ROOs 所涉及的管理问题，以行政延误和（或者）规则调整面目呈现的贸易保护主义就可能出现（Elek, 2008）。此外，考虑到区域外最终产品市场对东亚生产网络增长动态的重要性，维持对非成员国的贸易壁垒可能阻碍全球生产共享的“自然”扩张。

第三，当生产过程涉及从许多来源购买产品零部件的时候，很容易为了保护进口竞争产业扭曲 ROOs；对国内生产者而言，收紧针对一种关键投入要素采购的 ROOs，便足以保护其最终（组装）产品的竞争性。^①

最后一点很重要，即某地区（和地区外）FTAs 运作有效的证据并不能预示其他地区性 FTA 的功能。大概是由于之前提到的操作上的复杂性，在 FTAs 下提供的关税特许权的实际使用率非常低——对不同的产品类别从 5% ~ 20% 不等（Takahashi 和 Urata, 2008；Kawai 和 Wignaraja, 2009；Kohpaiboon, 2008）。此外，有证据表明关税特许权的使用率的高低与具体企业或产业相关，其使用率在大企业、有紧密贸易和 FDI 联系的企业以及对满足 ROO 要求更容易和直接的行业中的企业更高。其结果是，FTAs 不太可能有潜能促进中性和基础广泛的贸易的发展。

结 论

基于传统贸易数据的区域内贸易份额，我们可以发现，东亚已经通过商品进一步实现了贸易一体化了。然而，当考虑到持续的全球生产共享进程和东亚在以中国为重心的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独特角色的时候，区域内贸易比例随时间的增长主要源于快速增长的区域内进口，而区域内出口扩张持续性地

① 泰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Annex 4.1）中关于电视设备的 ROOs 可以用于说明这一点。为了有资格享有特惠关税，电视生产者必须从本地采购三种组件（HS701120，854011 和 854091）。然而，电视显像管（HS854011）不是在泰国生产的，并且泰国的彩色电视组装只有在这一组件是从日本、中国台湾或者韩国购买的时候才是可行的。因此，即使 FTA 条件下的对电视的特惠关税是很有吸引力的，泰国—澳大利亚 FTA 却实际上与泰国的电视组装工厂不相干。

滞后了。当研究得出的贸易数据对产品零部件贸易作出调整后，区域内贸易份额在进口和出口之间的不对称性就更清晰了。很明显，这一地区在贸易扩展上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依赖事实上已经增强了。

这一推断基本上与全球金融危机开始以来的贸易流运行状况一致。这一地区贸易萎缩的显著同步性特征是与熔铸在区域生产网络中的东亚紧密的贸易联系相一致的。当许多人希望中国可以为这一出口萎缩提供缓冲的时候，结果却并非如此。

全球生产共享的深入强化了制定全球性而非地区性贸易政策的理由。考虑到这一地区经济体的全球定位，我们质疑组成地区性 FTA 能否带来任何显著的正收益。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在全球生产网络快速扩张并包含许多产业和国家的背景下，FTA 作为贸易自由化的方式是否可行都是值得怀疑的。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最近的和预期的发展为中国继续快速实施“十一五规划”中的增长再平衡政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考虑到国内要素市场情况的特点和全球生产共享进程中的持续变化，从中期来看，促进国内需求导向的增长和参与全球生产共享对中国而言是首选政策。成功的增长再平衡可以避免贸易摩擦和报复，从而对网络贸易的进一步扩展发挥辅助作用。一个扩大了国内市场也可能通过减少单位生产成本来提升生产网络中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将目光放远一点，一个成功平衡增长策略下的国内收入和工资的增长将会为中国向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价值链上端移动提供条件。毕竟，全球生产网络中国际交换的大部分（超过 60%）是在工业化国家之间发生的，将来，中国必然会成为这些国家中的一员。

（张川川 译）

参考文献

1.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 2009, *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2009: Rebalancing Asia's growth*, Asian Development Bank, Manila.
2.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 2010, *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2010: 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Beyond the Crisis*, Asian Development Bank, Manila.
3. Almunia, M., Benetrix, A., Eichengreen, B., O'Rourke, K. H. and Rua, G. 2010, 'From Great Depression to great credit crisis: similarities, differences and lessons', *Economic Policy*, April, pp. 219 - 65.
4. Athukorala, P. - c. 2005, 'Product fragmentation and trade patterns in East Asia', *Asian Economic Papers*, vol. 4, no. 3, pp. 1 - 27.

5. Athukorala, P. – c. 2009a, ‘The rise of China and East Asian export performance: is the crowding-out fear warranted?’, *World Economy*, vol. 32, no. 2, pp. 234 – 66.
6. Athukorala, P. – c. 2009b,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in the new division of labour’, in L. Yueh (ed.), *The Future of Asian Trade and Growth: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the emergence of China*, Routledge, London, pp. 406 – 31.
7. Athukorala, P. – c. 2009c,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trade patterns: East Asia in a global context*, Trade and Development Discussion Paper 2009/08, Division of Economics,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and Asian Studies,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8. Bergsten, C. F., Gill, B., Lardy, N. R. and Mitchell, D. 2006, *China: The balance sheet*, Public Affairs, New York.
9. Blanchard, O. and Giavazzi, F. 2006, ‘Rebalancing growth in China: a three-handed approach’, *China and World Economy*, vol. 14, no. 4, pp. 1 – 20.
10. Bhagwati, J. 1988, *Protectionism*,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
11. CEIC Data Company, New York. Data downloaded from www.ceicdata.com
12.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n.d., *Trade Data*, CD-ROM,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Taipei.
13. Deming, C. 2009, ‘China calls on the world’s governments to learn from history’, *Wall Street Journal*, 20 February.
14. Elek, A. 2008, *Immunizing future protectionists: preventing the emergence of more sensitive sectors*, Asia Pacific Economic Papers 372, Australia-Japan Research Centre,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15. Erixson, F. and Razeen, S. 2009, ‘Fighting the urge for protectionism’,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72, no. 1 (January/February), pp. 28 – 31.
16. Fan, G. 2008, ‘Renminbi revaluation and US dollar depreciation’, in M. Goldstein and N. R. Lardy (eds), *Debating China’s Exchange Rate Policy*,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ashington, DC.
17. Fukao, K. and Yuan, T. 2009, ‘Why is Japan so heavily affected by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voxeu.org, 8 June.
18. Gamberoni, E. and Newfarmer, R. 2009, ‘Trade protection: incipient but worrisome trends’, voxeu.org, 4 March.
19. Garnaut, R. 2003, Australia and Japan: time to be important to each other again, Address to the Australia-Japan Business Committee Conference, Kyoto, 5 October 2003.
20.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2010, *Global Economic Outlook: Rebalancing growth*,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21. Kawai, M. and Wignaraja, G. 2008, *The Asian noodle bowl: is it serious for business?*, ADBI Working Paper 136,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Tokyo.
22. Kawai, M. and Wignaraja, G. 2009, ‘Multilateralising Regional Trading Agreements in Asia’, in *Multilateralizing Regionalism: Challenges for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

edited by Richard Baldwin and Patrick Low.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3. Krugman, P. 2009, 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 Lionel Robbins Lectur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http://cep.lse.ac.uk/_new/events/special_post.asp>.
24. Kohpaiboon, A. 2008, Exporters' response to AFTA tariff preferences: evidence from Thailan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ast Asian Economic Congress, Manila.
25. Park, Y. C. and Shin, K. 2009,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changes in the business cycle in East Asia: is the region decoupling from the rest of the world?', *Asian Economic Papers*, vol. 8, no. 1, pp. 107 – 40.
26. Roach, S. 2009, *The Next Asia: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a new globalization*, John Wiley, Hoboken, NJ.
27. Takahashi, K. and Urata, S. 2008, *On the use of FTAs by Japanese firms*, RIETI Discussion Paper 08 – E – 002, Graduate School of Asia-Pacific Studies, Waseda University, Japan.
28. United Nations (UN) n. d., *Comtrade* databas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29. Urata, S. 2006, A shift from market-driven to institution-driven regionalization in East Asia, Paper presented to Conference on Economic Policy Reform in Asia, Stanford University, California, June.
30. Yoshitomi, M. 2007, 'Global imbalances and East Asian monetary cooperation', in D. – K. Chung and B. Eichengreen (eds), *Towards An East Asian Exchange Rate Regim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Washington, DC, pp. 22 – 48.
31. Yi, K. 2003, 'Can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explain the growth of world trad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1 (1), 52 – 102.
32. Yu, Y. 2007, 'Global imbalances and China', *The Australian Economic Review*, vol. 40, pp. 3 – 23. Geng Xiao.